

云之舞

唐墨◎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ARTLI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云之舞

唐墨◎著

YUN ZHI WU

时代出版
ART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之舞/唐墨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396-5337-2

I. ①云…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8656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沈喜阳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 64456946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你失忆时，
还语无伦次念叨着谁？

献给奶奶和父亲
本故事纯属虚构

1

直到能遥望百货公司钟楼般尖顶的那一刻，我还对高二那位喜欢穿老婆花短裤的班主任充满怨恨。如果那一天我带领全体女同学罢考，他没有口不择言地教训我，我也决不会像一只昂首挺胸的小鹿骄傲地顶嘴；如果不是他手指戳到我的鼻尖，甚至想动手揍我，我也决不会顽强地和他发生肢体冲突，最后让他怒不可遏地把我的座位从四楼抛下；如果不是他不依不饶要求校长开除我，我也决不会忍无可忍，像世界足球先生一样一脚飞射，开出教室角落里那只满是泥泞和脏痰的垃圾桶直罩他头顶，从此让自己败走麦城，只好转学读技校。

大学和技校有着天壤之别。如同两位同样平凡的女子分别嫁给皇亲国戚和平民百姓一般，从此的际遇和地位泾渭分明。一旦选择了技校，天使般骄傲的我从云中来到凡间，被贬谪到这个小城市的百货公司。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个百货公司很具吸引力。眼前仿巴洛克装饰的建筑，是我们这个城里最引人注目的大楼。它有十层楼，有电梯，在九十年代的内陆小城市，已是惊鸿一瞥了！乡里进城来的人们都会怯手怯脚站在扶梯入口处，

咧着嘴哈着气望着永不停息的黑色阶梯，你推推我，我揉揉你，战战兢兢不敢上前。有个别勇敢者摩拳擦掌，鼓足勇气跃跃欲试，最后还是胆怯地未敢踏出临门一步，徒让身后人掩口哄堂大笑。

对尔市的土著居民甚至时髦哥哥来说，他们其实对在这个宫殿般大楼里工作的女孩充满了好奇和崇拜。不少哥哥会潇洒地跨一辆时尚的摩托赛车，车轮一旋，便停在楼门口凝眸心仪的妹妹。在尔市这个小城里，百货大楼的女孩子就像美丽的女主持和优雅的空姐一般，是那个时空里时尚和美丽的代名词。

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在省城长大、极其标新立异的女孩来说，眼前的百货大楼简直就是土碉堡一座，我正眼都不会看一眼。读技校三年间，如果从省城回来要求父母加薪加菜时，我只会游蛇般钻进天鹅街，在父母批判了无数次的流行乐曲里摇头扭臀享受阳光。天鹅街才是我们这些引领时尚的妹妹的天堂，我们创造着小城的色彩、小城的款式和线条，当满城的女孩开始闻风而动时，我们马上又从这一逝去的时尚中拔脚而逃了。先锋前卫如我等，怎么会踏入这种乡气十足的百货商店？这个尔市最大的百货公司在我眼里，和一个小商品市场、一个菜市场没有两样。陈列在不通透的玻璃柜台里的，是进城农民喜欢的老式衣服和塑料凉鞋，提着马甲袋的秃顶男人喜欢的白汗衫，还有想象中令人惊恐的矿工的黑色深筒套鞋、劳动布衣服以及其他劳防用品。一看到那些用具，我眼前就会浮现被水淹没的山洞，煤渣四处泛滥的黑色煤矿。

然而，无论我爱不爱它，这个百货商场从小就纠缠着我的生

活,成为我不能摆脱的磁场。十几年前,从穿开裆裤时起,商场里黑框白玻璃的柜台便是我滑翔的跑道。在我还牙牙学语时,母亲正好卖玩具,那花花绿绿的柜台,便是启迪我智慧、给予我最初知识和色彩教育的儿童乐园。我如软虫般爬行在玻璃柜台上,拨弄着奇奇怪怪的玩具,母亲趁机把一勺勺米饭和青菜,填进我的嘴巴里。

我就这样开始学会走路,慢慢长大了。等到四五岁对零食充满渴念时,母亲恰好又调到了副食柜台。柜台从此成了我取之不尽的食品柜。在我偷吃各种华夫、红双喜芝麻糖、刚引进中国的巧克力的同时,母亲竟奇迹般教会了我一至三年级的汉字和数学,甚至还天方夜谭般教会了我五位数乘以五位数的乘法,让我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

我读到四五年级,对中外名著如饥似渴时,母亲竟然又不失时机地去图书柜台了……仿佛她在百货公司的每一步,都是为我的人生轨迹而预设。那时候,只要一放学,我就蜷缩在柜台角落里,津津有味地捧着那些崭新扉页,阅读情节入胜的连环画和教科书。窃书不算偷也,爱书心切之时,我还会把喜爱不已的连环画偷偷带到学校,让要好的同学一起徜徉其中。有时候,我也会这次偷一点点粉笔,下回偷一点点红墨水到学校,让同学们都尝尝老师写板书、批卷子的畅快淋漓。

时光就这么飞快地流逝着。在柔韧的岁月里,我柔软的羽翼开始慢慢坚硬。这时候,百货大楼似乎对我开始失去吸引力了。母亲和我心有灵犀,终于离开了这家百货公司,自立门户红红火火地开办了一个副食批发中心。那个批发中心在后来很长一段

时间里，成了我社会实践的窗口和舞台。

很多年后的今天，在命运女神捉弄下，我这个曾经的神童竟然一步一挪，灰暗艰难地朝这些黑色框架的玻璃柜台走来。我接替了母亲，扮演了她若干年前的角色，继续着我和这些柜台的未尽之缘。我从此别无选择地要站在灰暗无趣的舞台上，日复一日饰演布匹组营业员的平凡角色。无论喜欢不喜欢，我都要在那个三米长、一米宽的柜台里，和那些文着蚯蚓般黑眉毛的女人为伍了。

那一刻起，山野中那只灵性十足的小麻雀般的我忽然成了一只孤鸟，形单影只，在夕阳中寻找失落的家园。不知灰色的天宇和深沉的云海，将赋予自己怎样的帷幕，描摹出怎样的风景。我的外在躯壳开始活动在这个舞台上，慢慢定格在周围人的眼睛里。我知道，从我开始成为这个三米舞台上的演员起，旁人已经闻到了我的稚嫩和清香，欣赏或嫉妒的眸子已经开始聚焦过来。我从不屑于扑闪着羽翼刻意渲染清香，然而，我的脊背后面已经感受到丝丝凉意，柜组长和其他女营业员肯定瞄上了我，暗地里把我当作另类和敌人，对我的举手投足和言行衣着加以刻薄的评论。

我可不是其他柜台那几个乡下招来的姑娘，任凭城里的女人奚落。我永远骄傲冷漠地看着前方，从不把视线在她们身上停留。我的气场和姿势如此高贵，她们慢慢了解了我的父母，我的经历，于是只敢在心里折磨自己，或在背地里飞短流长一泻为快。当我忽然在阳光里转身，面对黑影中议论的她们时，这些女人阵脚大乱，慌忙挤出微笑讨好我！

既然这三米柜台注定是我的舞台,我只好别无选择地接受它,试着去爱它。每天朝阳初起时,我站在晨曦的绚烂中,在光和影的错落里,设计着最具审美效果的布匹摆放方式。在阳光最灿烂的入口处,我放置了绚丽的真丝绸布和大花棉布,制造着惊艳的暖场效果。在光影晦涩之处,我藏匿着咖啡蓝灰那些深沉素雅的布料。当然,为了不让大朵大朵的缤纷色彩吞噬它们的存在,我也会在深邃的褐色布料上,摆一个自己制作的维尼小熊,外加一篮子手工花朵。

整理和设计柜面时,我沉浸在艺术和美的情境中。我几乎一声不吭,毫不理睬那些文着眉毛的女人的搭讪。十七岁的我也实在无法融入她们腐烂的话题,无法理解她们口中谈论的烂桃子般的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尤其当她们和来往的男客聚在一起,打情骂俏谈论男女趣事,说着模棱两可带着粗野的话题时,我更加沉默了。静静地伫立于柜台的一隅,遥望着门外湛蓝的天宇。在那里,朵朵云彩如棉花般洁白,深情偎依着蓝天,徜徉在少女般美丽的梦幻中。在碧蓝的天空外,穿越远处的群山,便是奶奶家的田野。在那里,漫山遍野的野花一定散发着田野的清香,雨后的蘑菇在山坡上喷薄而生……

在无边的遐想中,我接待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顾客。一到了周末或节庆时光,尔市所辖十个县市的老乡们便会背着山里的蕨菜、瓜果和难得一见的茯苓根、灵芝、野猪肉等来城里叫卖。好不容易突破吆三喝四的城管队员的封锁线将土特产卖完,女人们便会揣着并不沉甸的荷包,到宫殿一样华美的百货大楼游览。十个县市的口音完全不一,晦涩难懂,女人们来柜台前买布的眼光神

态却完全一样。难得进城一次的她们都面带羞涩,不敢单独直面城里女人老鹰般的眼光,于是三个一伙、五个成群,勾肩搭背地过来。凡是遇到乡下难得一见的物品,她们都会在城里人不屑的目光中,很是沉醉地欣赏一番,而后心满意足议论许久。

布匹柜台是她们必到之地。在我的柜台里,她们都会对看起来鲜艳硬挺的布料念念不忘。有的妇人来了舍不得钱,恋恋不舍地走了。走后没多久,又三番五次回头再来,捏着揉着那些布料,甚至怯生生地在我的许可下,扯下布匹边缘一两根线头,用打火机燃着,检验它们是否有羊毛的臭味。她们最喜欢的布料往往都是尼龙的,因为它们看起来挺括,逢年过节穿出去,就会让人觉得是新衣服,以显示这个家庭的新收成和新气象。而对城市女孩喜欢的软绵无形的真丝、暗淡无光的亚麻料,她们都会觉得像抹布般皱巴,不愿意买回家。

对这些面颊上辉映着苹果红的乡下女人,我有一种近乎冲动的热爱。幼年时在奶奶家的幸福岁月里,无数个红苹果抱过我,亲吻过我,她们都是我的亲人。每当面对她们没有主见地犹豫斟酌时,我都鼓励地一笑,耐心等待着她们、温柔地注视着她们。即使拿起尺子准备量货时,女人们又底气不足地计算荷包准备撤退时,我也会在其他营业员轻蔑的眼神中,给她们宽厚的笑容。遇到有打折贱卖的次品布,我都会悄悄地留下来,推荐给乡里挑箩挑担的这些红苹果们。

我知道,站了二十年柜台的母亲一定也会赞许我的做法。从进入三米柜台的第一天起,她就一再教育我,说乡里人靠山吃山,没什么外快,生活很不容易。遇到他们来买东西时,秤要抬得高

一点,尺子要量得松一点,水分要拧得干一点。

时光一天一天过得飞快。渐渐地,在这些一捆捆的布料上,我寄托着自己年轻的梦想。家里条件不好时,母亲曾业余时间做裁缝,为厂矿加工工作服。在母亲的工作坊里,缝纫机、锁边机、绣花机一应俱全。在门背后,还挂着各种硬纸板裁成的模型,供母亲的徒弟们依葫芦画瓢。在母亲和奶奶的熏陶下,我对缝纫和绣花简直无师自通。一块块尾子布在大裁缝剪刀伺候后,瞬间成为想象中的雏形,一经缝衣机上风卷残云般旋转,不一会便是栩栩如生的作品了。等上班时,那一条绽放如漫山野菊的大摆裙便衬着简洁的白衬衫,无可挑剔地穿在我身上了。

阳光无限好的日子里,我还会拿出一小块一小块的白棉布,从奶奶的针线篮里找出她自染的七彩丝线,在衣服上绣出蜡梅和兰花。我也会别出心裁地把碎布填在有色差的次品布里,制出一个个神气活现的小白兔。即使扯下一块极其缺乏想象力的蓝色劳动布,我都能游走在自己的悟性中,把它缝成一条时尚无比的牛仔连衣裙!

正统的父亲批判过我无数次,说我不是极左就是极右,不是在夏天穿火一样猩红的连衣裙,便是在冬天干脆穿条半截裤。然而,我特立独行的作品和我近乎完美的身材自然成为最好的广告。男人们的殷勤、女人们的嫉妒像病毒一般,一圈圈朝我蔓延。我相信,几乎全商场的男人们,都用谄媚的眼神看着我。而女人们,一定对我恨极了,流言肯定像雨季的下水道汹涌翻滚。

不管是嫉妒还是恨,我创造的磁场也给布匹组带来了财运。只要是我在柜面上班的那天,生意一定是手忙脚乱。远道而来的

红苹果们欣喜地带着更多的红苹果，风尘仆仆赶来，在我的笑靥和温语中，买回她们盼望已久的布料。我的磁场让蚯蚓眉毛们也不得不屈服，她们忍不住对我又爱又恨。

百货大楼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女孩！

这个消息传播奇快，而且在从众媚俗的人们心目中，更有着累加效果。从屈指可数的古朴的鼓楼街、牌坊街，到新中国成立后重建的解放路、八一路、和平街，再到九十年代新开工建设的诗意盎然的紫槐街、玫瑰街和合欢街，大小马路上的哥哥们都长驱直入，“轰隆隆”骑着摩托车呼啸到商场。他们停车笑闹一阵后，便假装买东西在布匹柜台左顾右盼，眼睛忽闪忽闪地黏着我。他们还假装买布，找各种借口试图和我搭讪。我一眼识破他们的诡计，才懒得搭理他们呢。像这样的时髦哥哥，一般有事没事都会游走在让人崇拜神往的天鹅街，在天鹅街金属感音乐中，吹一个港台发型，买一件背后洒满图案的靓衫，而绝不会降低身价来到老土的商场。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营业员，但父母高贵的血脉流淌在我身体里。我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苍蝇一般猎艳的男孩。父母都把这些男孩称为社会的渣滓，名牌大学的姐姐也对他们很是不屑，她会习惯性地推推眼镜，给他们翻一个白眼。

然而男人这个品种就是贱，无论是刚出茅庐的男孩还是久经沙场的男人，越是众星捧月的东西越珍贵，越是遥不可及的人儿越痴情。我越是这样冷漠不屑，这些渣滓们越觉得我冷艳高贵。受了我的冷眼落荒而逃的小喽啰们开始抱团取暖，学着电视里组织一个猎艳亲友团，嬉皮笑脸地包装几位主打人物来追我。每天

清晨,当我拿起抹布和鸡毛掸打扫卫生时,同事们就会惊奇地发现,柜面上赫然矗立着那个年代稀有的薯片、巧克力。有时候,还会有广东产的洗面奶、永芳粉底霜,夹着一封封彩色的情书,一朵朵白玫瑰,或是一串串纸鸢、风铃,一瓶瓶幸运星。

我依旧懒得理睬。面对柜组其他人探寻的眼神,我看也不看。有时候遇到胡搅蛮缠的,便毫不客气当面把鲜花扔进垃圾桶,甚至拿着鸡毛掸往他们身上甩,让他们灰溜溜地抱头鼠窜。

令我像吞了苍蝇般恶心的是,一个瘸子竟然也来凑热闹。那个瘸子身上的气场似乎特别大。每当他在两个小喽啰的搀扶下,一拐一拐地走进商场时,商场里的售货员都会噤若寒蝉,一言不发。在众人惊异的目光里,他竟然跪下了那条没瘸的腿,要我嫁给他,做他的新娘。接着,第二天和第三天,他竟然找到了我家所在的小区,想在传达室门口围堵我妈,让她收下五万块钱彩金,还有一堆衣物礼品。

真是狗胆包天!这事要让父母知道了,哪怕我再清白高贵,都一定要被他们生吞活剥了!我火急火燎地请假赶回传达室,在父亲的车开回政府大院之前堵截住那个恶心的男人。我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怒不可遏地训斥他,要他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他的德行!甚至,我还第一次把父亲拿出来当挡箭牌,狠狠地说,如果被我的父亲知道了,他一定会修理你,让你屁滚尿流!

我的话让门房的老头哈哈大笑。老头对我和我的父亲都很了解,见多了小城大人物的他很不屑地看着瘸子说:“快回去吧,她父亲怎么会把女儿嫁给你!”

没想到,这个可恶的瘸子毫不退缩。他指着老头的鼻子骂

道：“你这个势利的看门狗！你等着瞧！她就是我的马子，我一定会把她弄到手！”说完，两个喽啰扶着他，上了一辆黑色轿车扬长而去。

2

我终于知道了瘸子的名字，他叫吴越。

我以为，经过传达室老头的奚落和我斩钉截铁的拒绝，那个金鸡独立的瘸子从此会知难而退。我也一直骄傲地以为，有父亲在尔市的威信，肯定没人敢来惹二公主了。

然而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七月农忙，周边县市进城的老乡比往常少了很多。城里也经常停电，说是支农。每天六点钟不到，商店便关门打烊，大家回家烧饭带孩子了。

能提早下班，那是多么让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我像泥鳅一样钻进广告牌鳞次栉比的天鹅街，在韵律感极强的音乐中摇晃着小腿，一步一颠踩在青石地板上。几乎每一家店铺里，都有我喜欢的亚麻裙、牛仔裤和绣花衬衫。在五彩斑斓的首饰店铺里，我不顾自己打过三次都已愈合的耳洞，买下一堆玳瑁、玛瑙耳珠。

腿脚终于酸软了，手中的分量沉甸甸的。沿着来时的青石板路，我疲惫而快乐地走在樟树下，向着回家的方向。然而就在我从天鹅街出口拐向另一条彩色小巷时，石板路上的影子告诉我，

身后似乎有人紧紧尾随。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个男人的身影便真实地出现在青石路上。

“妹子,买了这么多东西?”一个声音在耳边夸张地响起。

我没有回头,依旧大踏步往前走。

“妹子,去哪里?让吴越哥哥送你!”那边话没落音,这边一双粗壮的胳膊便从肩胛旁伸出,蟹钳般牢牢夹住我,想把我拖上车。

我这才发现,是那个幽灵般可怖的瘸子!

他在车门口,朝我阴阳不定怪笑着。我大声尖叫起来,手脚无序地击打着,如一只弱小的章鱼在顽强抵抗鲨鱼群的侵略。我尖利的叫声引来了一群围观者。然而大家都只站在一旁指指点点,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手相助,眼看着那些粗壮的手臂就要拽着我往车厢里去了!

就在千钧一发之时,一辆白色的摩托车飞驰而来。一个戴着白色头盔的男人从车上下来。那人挥出两只拳头,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朝恶心的脑袋上砸去。不一会,跛脚魔鬼的两个手下脑袋上就开了染料铺。他们抱头逃窜,鬼哭狼嚎,一齐缩回了乌龟车里。

“小子,你等着瞧!多管闲事,我一定要你好看!”跛脚男人不甘失败,他伸出脑袋,恶狠狠地甩出一句辣话。

没想到摩托男生毫不畏惧。他发动摩托车飞驰过去,而后“呼”地横亘在轿车前面。

“记住,她是我的马子!今后谁敢动她一根头发,我就把他另一条腿给废了!”白摩托男人双眼如蝉甲般顽强,毫不犹豫地

直视敌人，直到对手把目光悻悻地移开。

“小子，你等着！我不会这样罢休的！”跛脚男人在车子开动前甩下一句狠话。

帅哥毫不理睬，发动摩托车疾驰到我的身边，而后果断地摘下头盔。呆如木鸡的我这才发现，原来是我三年没见的高中同学，从理科班要求转到文科班，然后跟在我屁股后帮我一起办戏剧社的殊丹！

“你吓着了吧？”

殊丹的声音温柔缥缈，朝我梦幻般传来。我缓过神来，发现他的眼眸深邃醇厚，如褐色丝绒般温柔。

“还，还可以，没什么。”我假装镇定，尽管双腿还战栗着。

“你还是以前那个女孩！”殊丹轻轻说，眼眸里折射着小巷浓淡不一的光影。在那斑驳色泽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谢谢你。”沉默了片刻，我终于红着脸，说出了三个字。

“以后小心点，他们可能是黑社会的，有什么情况就找我！”他掏出一张餐巾纸，写下了电话和拷机号码。

“好的。”听到“黑社会”三个大字，我心里还是不免惊讶，但依旧没有惊慌失色。在小小的尔市，我们这些在辣椒中成长的女孩几乎每天都会耳闻黑社会打架斗殴的事情。年轻哥哥们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不了三句，便会挥拳动刀火拼。就连尔市的纤纤淑女们，只要你惹急了，她都会卷起衣袖煞有介事地威胁你：“怎么啦，想打架是吗？”

“我走了，你好好照顾自己！”说完，他的巧克力星眸再次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踩响油门疾驰而去。